

跨文化交流视域下的文化空白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研究

崔荣

韩国汉阳大学, 韩国 首尔 04700

DOI:10.61369/HASS.2025080025

摘 要 : 本文以促进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为目的, 对因中韩两国之间因文化空白现象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进行简单分类, 研究问题的成因, 最终旨在超越语言学研究领域, 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 对缓解因文化空白现象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提出建议。

本研究首先对文化空白和跨文化交流理论作出解释并对因文化空白现象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按照物质文化空白、制度文化空白、心理文化空白导致的翻译问题进行分类。后将从跨文化交流视角对译者提出缓解因文化空白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的建议, 即译者应理解文化差异、重视文化内涵并且切实关注读者的认知能力。

关 键 词 : 中韩翻译; 文化空白; 跨文化交流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Problem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Caused by Cultural Vaca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i Rong

Hanyang University,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04700

Abstract : This paper aims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It classifies the translation problem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used by Cultural Vacancy into three categories: material Cultural Vacancy, institutional Cultural Vacancy, and psychological Cultural Vacancy. It also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nd ultimately offers suggestions to alleviate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yond the scope of linguistic research.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ttach importance to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gnitive abilities of readers.

Keywords : Chinese-Korean translation; cultural vacanc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绪论

中韩两国文化历史有很多共同之处, 又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 因此产生了相互间的文化空白现象。文化空白现象使得中韩翻译面临着很多困难, 而这些翻译问题影响着两国的跨文化交流。本研究旨在分析因文化空白产生的中韩翻译问题并试图为缓解问题提出建议。

中韩跨文化交流是两国人民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中韩翻译在中韩两国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 中韩翻译者也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因此, 中韩翻译并不是仅局限于语言上的转换, 更需要发挥文化相互理解和传递的作用^[1]。

中国有关中韩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专著较多, 多为从词汇语法层面对翻译技巧进行研究, 如纪艳青, 王爱云发表的《浅谈中韩翻译应注意的事项》^[2]、马丽玲, 刘轩发表的《从文化翻译角度论中韩惯用语翻译》等研究为中韩翻译学者学习翻译理论技巧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料; 单纯研究跨文化交流的著作也不在少数,

多是探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及解决方案, 如赵永华, 刘娟的《文化认同视角下“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路径选择》^[3]、王佳英发表的《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身份的心理认知》^[4]。韩国有关中韩互译翻译的研究多集中于误译分析。其中, 申恩熙的《文化转换的翻译: 以中韩翻译事例为中心》中讨论了翻译不只是文字的转换, 更是文化的传递; 高旼喜《〈红楼梦〉韩译时面临的难题——以“文化空白”为中心》^[5]研究了文化空白对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中韩翻译研究, 多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 注重翻译策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关于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多是从特定的文化交流现象出发, 讨论跨文化交流的困难和解决措施。因此本文以跨文化交流为中心, 研究文化空白现象下的中韩翻译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在研究方法上, 本研究将翻译学理论和跨文化交流理论结合, 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因文化空白产生的中韩翻译问题进行分类时, 将通过对既存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 利用案例分析法进行研究; 在研究翻译问题成因和提出建议的过

程中使用理论分析法,从跨文化交流学层面进行探讨。

二、因文化空白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

文化空白的说法是前苏联翻译理论家索罗金等人提出的。所谓“空白”是指源语言中存在某种为异族文化接受者所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易于误解的东西,造成异族文化的空白。两个不同的国家、民族在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有着各自的独特之处。中韩两国虽同属东亚文化圈,但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文化特色的存在导致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文化空白现象。中韩两国间存在互相认知不到的文化,这种文化空白现象反应到中韩翻译领域,就产生了翻译问题,即双方都存在对方无法认知的文化空缺词。H.H.Stern对文化进行分类时,提出广义的文化应该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这种对文化的分类为本文对于新文化空白产生的翻译问题的分类提供了借鉴。下文将把文化空白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分为物质文化空白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制度文化空白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和心理文化空白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

(一) 因物质文化空白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

分析物质文化空白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首先要了解中韩两国的物质文化差异。从地理环境来说,中国是大陆国家,平原面积广阔,因此中国人常用让人感到宏大的词汇,比如“大江南北、天涯海角、五洲四海”等;韩国是个半岛国家,面积较小且山地多,韩国人的惯用语中有很多关于山的表达,比如表示“还有很多困难”时韩国人表达为“아직도 넘어야 할 산이 많다”。从日常生活方面来说,中韩两国都有代表各自国家衣食文化的特有词语。

中韩两国的物质文化差异引起物质文化空白,在中韩翻译过程中对特定物质词语的说明不到位,常常会引发中韩翻译问题。如:韩国的“감자탕”直译为中文是“土豆汤”,从字面意思来看,这种翻译方法遵循了直译的选择,没有任何翻译问题,但是“土豆汤”并无法传达韩国这种特有食物的特点,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大量缺失,中国读者接受译文时,往往根据中国的语言文化特征和饮食文化将其理解为“用土豆做的汤”。事实上,“감자”在这里并不表示土豆,而是一种猪骨部位的名称。如果直接翻译成“土豆汤”会引起中国读者的文化误解,造成中韩翻译问题。再比如:“糖葫芦”“油炸糕”等中国食物是韩国没有的食物,翻译起来十分困难,仅仅翻译为“中国传统小吃”只能让韩国读者理解到一个抽象的概念和模糊的意义,依旧理解;同样“식혜”、“약과”此类具有韩国文化特色的食物,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也依然面临着文化空白导致的翻译问题。

(二) 因制度文化空白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

制度文化空白由制度文化差异引发。中韩两国对同一制度文化现象往往有不同的词汇表达。此种情况下,译者的翻译策略往往是把译出语中具有反应特殊制度文化的词汇用不同文化内涵的译入语直接代替,这种方法最简单明了,但是会使译出语丧失文化特色、使译入语读者产生文化误解^[9]。如:习近平主席在三亚

调研时重要讲话中提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是否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于农村贫困地区事都能实现小康。韩国书籍中翻译为:“초요사회건설의 핵심은 농촌에 있다.”^[7]这种翻译是比较准确的,难能可贵的是译者理解了“关键看老乡的含义”但是遗憾之处在于“小康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性词语,把“小康社会”翻译成“초요사회”实际上并不能准确的表达其含义;中韩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经了漫长的冷战时期,直到1992年正式建交,两国在制度文化上存在很大的差异。韩国的“625 전쟁”对应中文的“朝鲜战争”,韩国称朝鲜半岛北部国家为“북한”中国则称为“朝鲜”。这些看似简单的中韩翻译问题实际涉及到背后的政治和制度因素,因此需要更加精准,确保万无一失。

(三) 因心理文化空白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

中韩两国人民虽然有着共同的历史时期、思维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在宗教信仰、审美取向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心理文化存在文化空白现象。这些特殊的心理文化词汇往往无法得到正确的翻译。中国人信仰佛教的人较多,因此中文中常常有“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临时抱佛脚”等表达;而韩国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居多,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常见“하느님”^[8]。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不同的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有些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情感倾向和心理认知,因此导致了心理文化空白。比如:中国人喜欢明亮的色彩,注重个性的表达,在举办喜宴时往往用红色的装饰物表达美好的愿景;韩国人则偏向素雅的颜色,以白色为纯洁美好的象征。“熊”在韩国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但在中国更多表示笨拙的意思;“狐狸”在韩国表示聪明智慧,但在中国多表示阴险狡诈。在韩国人的心理认知中“여우같은 여자”是一种对女性赋予褒义情感的形容,用来指“聪明会撒娇的女人”,但在中文中常常被冠以“魅惑男人的女子”,是贬义色彩的形容。

综上所述,中韩两国存在物质文化空白、制度文化空白、心理文化空白。中韩文化差异导致文化空白现象,直接影响到中韩翻译,客观上促进了中韩翻译问题的形成。

三、从跨文化交流角度为译者提出建议

文化交流不仅是具有相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可以是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情感互动和信息共享。后者即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际现象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大到国家领导人的外交会晤,小到跨国公司的业务往来,甚至跨国旅游、出国留学都属于跨文化交流的范畴。跨文化交流学科产生于美国,学界把爱德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作为研究跨文化交流的教科书。爱德华·霍尔的跨文化交际学中包含了诸多理论,其中“高低语境文化”理论提出是为了根据高低语境的差异来说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9]。根据文化中主流交际方式,霍尔将不同文化划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10]。在这两类文化中,语境和语言在交际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而且也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此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韩两国翻译中的文化空白现象。译

者在致力于缓解因文化空白现象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时有必要考虑中韩所处于高语境文化还是低语境文化以及两国的高低语境文化比较,并有意识的注意到:第一,来自高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都需要有意识地向对方的语境模式靠拢。尤其是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更需要向低语境文化交际模式靠拢。第二,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应只是掌握该语言的语法,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更需要学习该语言文化中人们的思维模式、风俗习惯等^[1]。适当地掌握跨文化交流的知识很有必要。本章将从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出发,讨论中韩译者应如何缓解因为文化空白导致的中韩翻译问题。

(一) 理解文化差异, 重视文化内涵

根据爱德华·霍尔的跨文化交际学中对高低语境文化的分类,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进行交际时绝大部分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即由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来传递,或内化于个人的记忆思维深处,只有少量的信息由显性的语码负载,人们对语言环境中的种种微妙之处体会得较为深刻;低语境的交流正好相反,语义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本身,隐性的环境传递出的信息是相对较少的。中韩同属于高语境文化国家,但是因为语境文化高低的差异,中韩两国在语言表达方式、处理冲突或分歧的方式、交际责任归属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对应了上文所讨论的中韩两国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译者可以用翻译策略来弥补文化空白带来的理解偏差。比如:适当运用增译和减译的翻译技巧,遵从中韩两国人民文化背景和表达习惯。增译减译需要译者对两种语言特点和文化精准把握,通过适当的增减词翻译译入语读者无法理解的信息。利用这种翻译技巧可以弥补文化空白造成的翻译问题^[12]。

中韩译者应明确,翻译不只是字面意思的传达,更应注重文字背后的文化内涵。以语意准确为第一要务,在语意准确的前提

下必须兼顾可理解性。重视词汇的文化内涵,在必要时采取意译的翻译手段表达文字背后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

(二) 关注读者认知力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还应重点关注读者的认知能力。中韩翻译要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应考虑译者和译入语读者双方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译者在传递翻译内容之前,应充分考虑读者对文化内容的理解能力和认知能力。译者不应应对读者的认知力有过高的判断,因为译入语受众群体是形形色色的个体,接受教育的程度各不相同,因此中韩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对读者群体的认知力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同时,译者也不能过分低看译入语读者的认知力,在某些难以把握文化内涵的翻译实例中,把理解和认知的权利移交给读者也会成就成功的翻译策略^[13]。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记者见面会中提过“打铁还需自身硬”,当时的英译版本对“自身”有几种翻译,有的翻译材料本身,有的翻译为“打铁的人”……而中韩译者将“打铁还需自身硬”翻译成“쇠를 두드리려면 자신이 단단해야 한다.”,译者在翻译之前,充分考虑了韩国读者的认知力,巧妙避开了译者对“自身”的主观解读,把思考的机会留给读者,不失为一个成功的翻译案例。

四、结论

文化空白现象导致文化间交流受阻,对跨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不利影响,也影响了翻译传递信息的功能。译者应该认识到自己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角色,深刻理解译入语国家的文化内涵、把握文化差异,重要的是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关注翻译目语读者的认知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文化空白带来的翻译问题,为跨文化交流减轻障碍,最终实现跨文化的交流畅通。

参考文献

- [1] 王敏, 张宗琴. 中韩文化传播中韩汉翻译技巧分析及研究 [J]. 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2008, (07): 100-103.
- [2] 纪艳青, 王爱云. 浅析韩中翻译应注意的事项 [J]. 成功 (教育), 2009, (02): 279.
- [3] 赵永华, 刘娟. 文化认同视角下“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路径选择 [J]. 国际新闻界, 2018, 40(12): 67-82.
- [4] 王佳英.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身份的心理认知 [J]. 学术交流, 2006, (06): 172-174.
- [5] 高收喜. 《红楼梦》韩译时面临的难题——以“文化空白”为中心 [J]. 红楼梦学刊, 2010, (06): 283-306.
- [6] 马丽玲, 刘轩. 从文化翻译观角度论中韩惯用语翻译 [J]. 韩国语教学与研究, 2022, (03): 135-138.
- [7] 李正实, 李佳唯. 基于汉韩平行语料库的中国文化负载词外宣翻译策略 [J]. 韩国语教学与研究, 2021, (04): 126-131.
- [8] 郑杰, 李宁, 陈楠楠. 中韩外交文本中模糊语的翻译原则和策略 [J]. 民族翻译, 2016, (02): 53-61.
- [9] 杜少学. 从顺应论的角度研究高低语境文化中的交际模式 [D]. 天津大学, 2011.
- [10] 王莉莉. 基于霍尔理论的中美跨文化交际中语境文化差异研究 [D].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 [11] 高轶妹. 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研究 [J]. 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3(08): 172-173.
- [12] 韩玉洁. 跨文化交际与中韩 / 韩中旅游翻译 [D]. 中国海洋大学, 2010.
- [13] 黄亮. 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初探 [D]. 黑龙江大学, 2008.